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ollage of three images. The top image shows a man in a green military uniform and cap, holding a handgun. The bottom-left image shows a man in a suit and sunglasses. The bottom-right image shows a woman in a yellow jacket holding a man in a red shirt. The title '大案纪实' is at the top right, and '婚礼上的横祸' is in the center in large red characters.

大案纪实

婚礼上的横祸

群众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93 号

婚礼上的横祸

罗先明 魏雅华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, 32 开本 7.5 印张 165 千字

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5014-0918-8/I · 310 定价:3.80 元

印数:00001—33000 册



婚礼上的横祸

小莓和豹子喜结良缘，婚礼进行中新娘却不翼而飞。大街小巷回荡着豹子声嘶力竭的呼唤……

越狱在逃犯“刀疤”，从婚礼上劫走小莓，强行蹂躏，小莓终于向丈夫倾诉实情。小莓是怎样落入“刀疤”手中的？“刀疤”又是怎样被押赴刑场？

……

此案不准报导



执法犯法者本该罪加一等。但当过法警的丁大宝，因为女人杀了人，父亲又是刑一厅的厅长，这个案子究竟要不要披露？丁大宝的父亲将枪口对准儿子，以一个老法官的威严表明了他对本案的态度。

公安局长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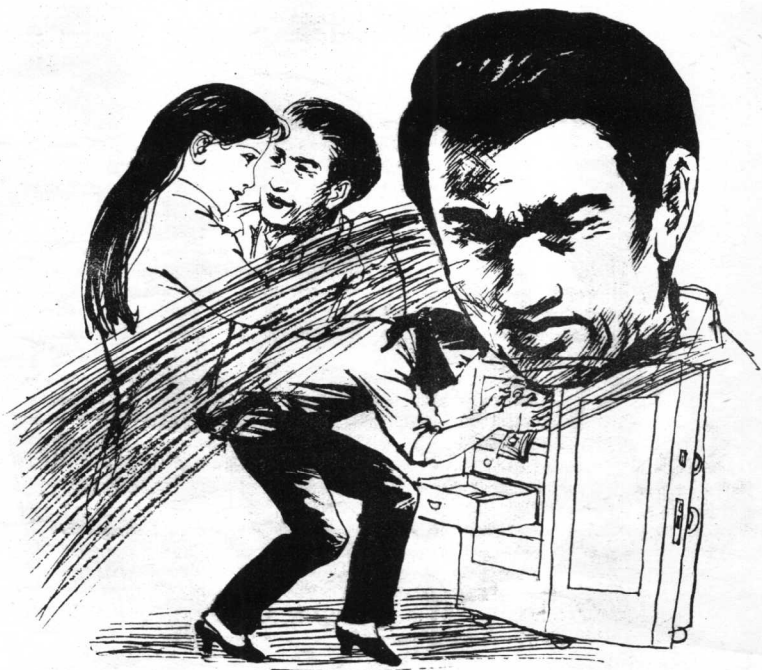


公安局长的职务，给人一种威严与神秘之感，唐嘉新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，破获的疑难案件数不胜数，这里仅讲述一二，以展现扶正祛邪、镇恶安民的卫士风采。

超级骗子的归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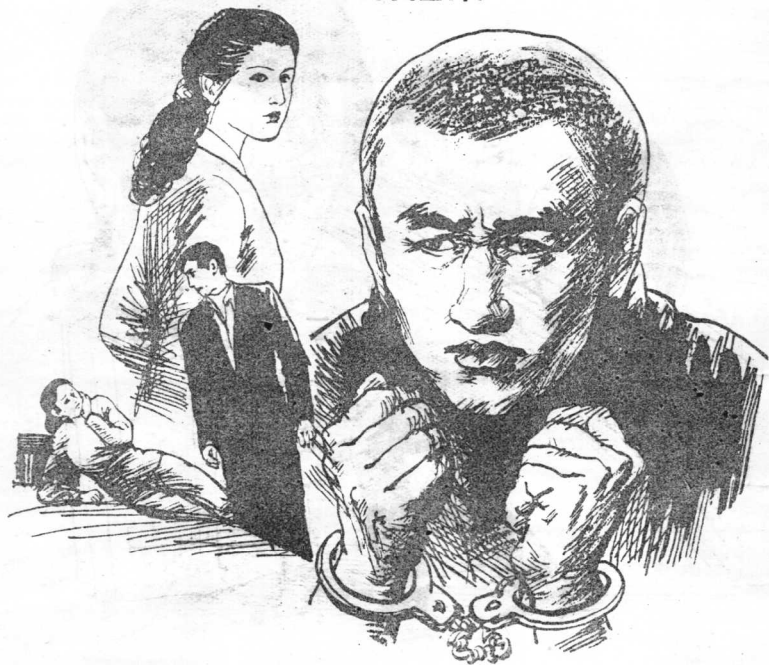
刘海龙骗谁谁信，骗什么有什么，竟然把自己曾就职的公司经理骗得五次服毒自杀。这样一个超级骗子，荣辱兴衰其秘诀何在？下场如何？



蒙面女盗的黑纱

县人民银行被盗，值班人员是老模范李清。有人说是监守自盗，公安局却在现场发现一个女人的脚印。经过复杂的技术调查和心理攻势，结局是出人意料的，既挖出隐藏很深的罪魁，又暴露出一个深埋的爱情悲剧。

死刑档案



曾显赫一时的农民企业家李宝成，因婚外恋身败名裂，工厂也倒闭了。他的女友小云向中学时代的朋友石虎借钱，帮助心爱的人“东山再起”。然而，李宝成却用匕首刺穿小云的胸膛，当审判员问他与小云有什么仇恨时，他痛心疾首地喊道：不是恨！是爱！是爱呵！

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情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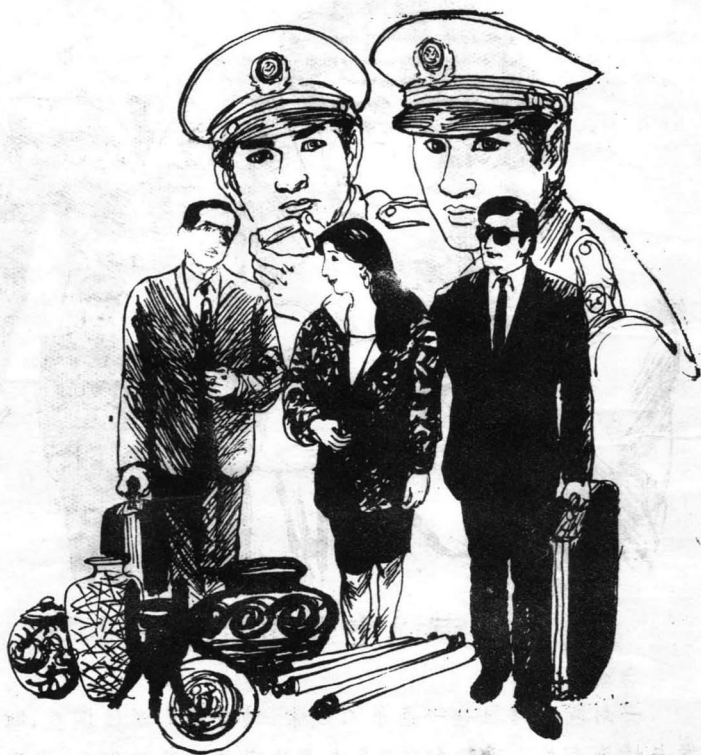


审讯室里的较量

一封匿名信报告一条杀人线索。侦查员们通过调查，断定此案与情杀有关。奇怪的是，在查清死者住址及身份后，发现被害者依然活着，正在监狱服刑。

破案工作在审讯室里的较量中艰难地进行……

本案尚需补充侦察



匿名电话中举报，西安——广州的125次班机上，载有大批国家珍贵文物。破案工作是从两只没人认领的红皮箱入手……

目 录

婚礼上的横祸	魏雅华(1)
此案不准报导	魏雅华(16)
公安局长的故事	罗先明(35)
超级骗子的归宿	罗先明(69)
蒙面女盗的黑纱	罗先明(85)
死刑档案	魏雅华(139)
审讯室里的较量	魏雅华(157)
本案尚需补充侦察	魏雅华(191)

婚礼上的横祸

魏雅华

天阴得很重。

早上，我奉命去雒南提审一名犯人，早早地便出发了。

走着走着，天空飘起细雨，道路能见度很低，车不敢开快，慢慢地行驶。

出市区不远，路过一座桥梁，只见桥两边站了许多警察在维持秩序，有人用小红旗指挥着车辆。

司机说：

“今天在这儿要枪毙人。”

我们下了车，立在桥头。

我着着表，九点十分。

人群忽然骚动起来。

来了！

十几部武警前导摩托车疾速驶来，后面是几辆车顶上架了机枪的武装警察乘车，和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。再后面，是押着犯人的刑车。

犯人们被一个个地从刑车上押下来。人群纷纷向前涌动，武警们阻断了那向犯人涌去的人潮。

此时，我看到有个犯人，被两名武警挟持着从车上下来，那犯

人不能行走，一条腿上打着石膏。两名武警搀扶着他，从岸边向河滩地走去，走到离桥墩最近的地方，放了下来。

当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不禁吃了一惊，是他——刀疤！

流氓集团首犯、强奸犯李得意。

人群中有人喊：“挨千刀的，该杀！”

恶人不得好报。

去年国庆，“豹子”结婚。

刚吃过早饭，巷子里响了一阵鞭炮。

妻在门口喊：

“快出来看，‘豹子’今天结婚，新娘子好漂亮，来了十几辆小轿车，好排场！快来看。”我走出门来，只见我家门前的小巷，一溜排的小轿车，排成一条长龙，一条街都轰动了。

“豹子”家门前，停了一部大红“皇冠”，大概是新人的车了。

鞭炮噼噼啪啪地炸响，纸屑儿漫天地飞。

车门开了，“豹子”从车里钻了出来，他穿了一身银灰色的全毛西装，系条大红领带，到底是新人，喜气洋洋，满面春风。

新娘子出了车门，引起一阵轰动。新娘美人蕉似的，穿一身亮闪闪的火红金丝绒旗袍，风姿绰绰。

“豹子”和我是中学同学，虽不同班，但住一条街，常来常往，他结婚，我是该去贺喜的。我备了礼品，满心欢喜地前往，谁知，竟出了那样险恶的事！

我走进“豹子”的家，新郎新娘在门口迎候来宾，“豹子”一见我，格外地亲热。

“大哥，难得你来呀！”

接着，便向他的新娘介绍说：

“小莓，这是我的同学，老魏，你就叫大哥吧。”

她恭恭敬敬地叫了声：

“大哥。”

好漂亮的新娘。

我拍拍“豹子”的肩膀：

“不错‘豹子’，你好福气！”

他笑笑，那笑容象醉了似的。他快活，我也替他快活。豹子个头不算高，一米七五，身体格外强壮，他篮球打得特别好，中学便出了名。他打边后卫，格外勇猛，弹跳好，双手装篮。他的大名叫李全豹，因此，便得了个“豹子”的外号。

上高中那年，他帮人打架，打伤了人，劳教了两年，出来后找不到工作，到处干散工，在建筑工地上干小工，晒得煤球一般黑。后来，拉了一帮人到处承包建筑工程，发迹了。

屈指算算，他今年也三十出头了。大龄之年，娶了这如花似玉的美人，朱雀大厦的营业员，可不是掉到福窝里了么？

屋里院里，酒宴摆开，猜拳行令，好不热闹。

正吃着，有人进来对新娘说：

小莓，来客人了，你的客人，都不认识，你去看看。

新娘迎了出去。

过了一阵，有人要新娘敬酒，却不见了新娘，去找，里外不见人。这才想起刚才有人找她。

新郎说：

“大概有什么事吧，大家先喝，她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谁知又过了半小时，还不见人。

新郎奇怪了，这小莓怎么回事，丢下一屋子的客人，到哪儿去了？就有天大的事，也得打个招呼呀。

新郎忙查问：刚才谁找她？

有人说，是个大高个儿，胡子拉茬的，没见过，不认识。不知

是哪儿的。

正忙乱呢，丈母娘来了，那气色不大对头，拉了女婿出去说话。

停了一会儿，豹子回到屋里，脸色阴沉可怕，对他的一位客人说：

“老二，你代我招呼一下客人，我有点事儿，去去就来。”

有人喊：

“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新郎、新娘都走了，咱们还喝个什么劲儿？”

“你就少说两句吧，志林！”老二说，“小心鱼刺扎了喉咙！”

祸从天降

丈母娘给女婿带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：“刀疤”回来了！

这件事豹子并不知道，这是四、五年前的事了。刀疤原是南关一霸，有名的地痞流氓，亡命之徒，吃喝嫖赌，无恶不作。小莓天生的丽，出脱得鲜嫩娇美，那时她还在上中学，就被刀疤霸占了。

九〇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，刀疤被抓进去了，判了十三年刑。

今天早上，接小莓的迎亲车才走，他突然来了，小莓妈大吃一惊，家里人都送小莓去了，就她一个人在家。

刀疤看上去并不魁梧，黑瘦黑瘦，个子很高，尖嘴猴腮，眉骨突出，眼睛深陷颧骨很高，右脸上有一道刀伤，使那张脸不但变了形，而且狰狞可怕。“刀疤”的绰号便由此得来。

小莓的妈一见他便心惊肉跳，又恨又怕。

他倚在门框上，自顾自地点了根烟，看了看屋里，狞笑了两声，那疤痕在腮邦子上乱抖，说：

“这么说，我来得正是时候。”

看来，他已经得了风声。

他转身下了楼。

小莓的妈从窗口看到，他钻进楼下停放的一部“北京”吉普，车一发动，走了。

她赶紧就往女婿家赶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

祸从天降！

两家人四处寻找，找到夜里零点仍无下落。

豹子流着眼泪到派出所报了案。

那一夜，两家人都没睡觉，豹子发疯似地骑着车满城地找。东郊跑到西郊，南郊跑到北郊跑了市内的条条大街小巷，他泪流满面，扯着嘶哑的嗓子喊：

“小莓……！小莓……！”

他象是看到了小莓娇弱的身躯在被刀疤凌辱、作践！

世上还有比这样的惩罚更残忍的吗？！

劫 持

小莓从屋里出来，有人告诉她，找你的人在吉普车里。

她心里有些奇怪，怎么不下车，不进家门？

她走到车门口，那车是头朝巷口，屁股对着她家的。车门开了，一只手从车里伸出来，不由分说地一把拉了她上去，她喊也没喊出来，车已经发动了。

她一看那人，吓了一跳：刀疤！

这是她想一想都心惊肉跳的人！

他看也不看她一眼，把车开上了环城马路。

她喊：

“让我下去，让我下去！停车！”

他突地把车速打到四挡，那车箭一般地飞，好在是城外，路面开阔。

她喊。

“你不停车，晴天白日，我要喊了。”

他冷笑一声：

“你喊，放开嗓子喊！”

他一伸手，打开了录音机，把音量放到最大。

“喊呀，小莓。”

车呼呼地飞，小莓问：

“你要带我到哪儿去？”

“去我的住处。别怕，我想找你谈谈。两年了，小莓，我天天都在想你。”他长叹一声。

“不行，我要回去。”

“你想不想咱们俩同归于尽？瞧，那是城河，我把车开下去，咱俩活着不能在一家作人，死了还可以一处作鬼！”

说着，他边打方向盘边拐弯，车贴着路边儿飞，象是真要往城河里开。

小莓尖叫了一声，脸色煞白。她可不想死，她声音颤抖地哀告：

“别，刀疤。”

她想到可怜的寡母，妹妹，还有丈夫。身边这个恶鬼是个亡命之徒，他什么事都说得出做得到。

“你当然不会想死？小莓。你比不得我，我是死过两次的人了。”

他又狞笑了两声，声音那么难听。

车拐进一条小巷，停在一家旅社的大院内。他跳下车，打开车门，说：